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### 第七回 壯士抱不平救人母子 美人思義士惹起相思

卡爾巴利到這村落，雖然是政府的包探稽察不到，但無親無故，終不可以久居的。又跟著大路，望前走去。途中有一間酒店，酒旗高掛，招牌上寫著麵包魚肉麥酒葡萄酒各種零買等字。卡爾巴利正是腹如雷鳴，進這店子要買麵包，並借他的地方略歇一歇足。這店主也有六十多歲，兩鬢如霜，出來問道：「貴客吃酒，還是單要麵包呢？」招呼款待，格外慇懃。卡爾巴利答道：「有精良的葡萄酒沒有呢？有請給我一大杯罷。」老翁再問道：「要下酒的菜不要呢？」卡爾巴利就命他拿了鳥肉一個，還要一兩個乾菜，高坐獨酌，同這老翁雜談種種零碎的事情。剛這時，店子門前有老的，有少的，或男或女，都在他的店子經過。卡爾巴利向店主問道：「今兒遊人如此之多，可不是祭日嗎？」老翁說道：「不是。離這處地方差不多有一里多，那處山麓有一個鄉，有個公園。現在百花齊放，且今日天氣晴和，他們都是往這公園內游耍。貴客在那處來的呢？若沒有要緊的事情，去這公園散散步，也可以過日子的。」卡爾巴利心中雖不大愉快，然見這老翁說這公園怎樣佳勝，且天色尚早，算帳後，請教老翁在那條路去。老翁逐一告訴他。

卡爾巴利依他的說話，行到公園巡覽一回，在這樹陰歇一歇足。剛有一婦人，年可五十餘，攜一二八許的少女，迎面而來。優游緩步，評花品草，笑容可掬，舉止閒雅，很有大家的風度。忽有虬髯滿面，眼光如鷹，年約三十餘的一大漢，酒氣熏熏。一眼覷見這兩個婦人，就快快跑來，唐突冒昧，拉著少女的手說道：「令娘生得這樣標緻，真是絕代佳人！何不借我同去，浮一大白呢？」說畢，便欲伸手強扯他回去。那時婦人見此唐突，嚇了一驚，心裡暗想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遂罵了幾聲大漢無禮，引了少女望別一條路去。這大漢睜起眼來罵道：「在這鄉村誰不懂得我的大名！你這個老嫗敢來作對嗎？真不知好歹。可快下去，不然怕你不得了！」再拉少女的手，強他同去。

這熱血盆湧，曷直慷慨的卡爾巴利，見這些不平的事，如何忍得！趕忙站起來，跑到大漢身邊，叱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你這些無禮漢膽敢凌辱婦女！」還未說完，那大漢便接口罵道：「你這乳臭小兒，在那處來的，膽敢干預某家的事！仔細要揭你的皮！」猛喝一聲，就有七八個無賴倉皇走將進來，要打卡爾巴利。這卡爾巴利身材高大，本身力是夠使用的，且他嫻習武藝，一拳一腳就打得他們七顛八倒。他們見敵他不過，就把路邊的石頭亂擲過來。喧鬧一會兒，園裡頭的男女老幼，都跑來看甚麼事情要打架。有一兩個明白的老年人，便用說話勸開了。這時婦人與少女見這壯士的膽氣與及他的武藝，實在感賞，特向這個壯士謝他的恩義。說道：「貴君是在那處來的呢？蒙貴君垂救，實在感激不盡，深愧無以為報！妾家離這地方不遠，若不嫌隘陋，請一枉駕。」卡爾巴利略一問訊，始知他二人原是母子。心中想道天色已晚，且行蹤還未有定。就答應他，跟著他走。

足足行了幾里多路，才到他的家裡。他兩母子先進去，不一會就有一個丫鬟導卡爾巴利進客廳去。卡爾巴利看他的房子，結構很好，高敞壯麗之中還帶幾分雅飾。這些院子芳草如茵，異卉交枝，深紅淺綠一一相間。庭外還有一個小池，芙蓉出水，輕盈可愛。池邊有一對鴛鴦，兩兩對浴，有趣得很。書架上頭又擺了許多異書古畫，窗明几淨，實在可愛。等了幾刻鐘工夫，有一六十多歲的老翁出來款客。這個老翁，就是他家裡的主人翁了。這主人向卡爾巴利恭恭敬敬見了一個禮，才坐下，就把剛才的事情伸謝卡爾巴利幾句。卡爾巴利也說幾句謙遜的話。賓主暢談，一直談到夜分，就留卡爾巴利吃飯，老母少女都出來陪客。獻酬交錯，差不多都要醉了。卡爾巴利就在他家裡宿了一晚。翌日就要告辭，主人苦苦留他多住幾天。卡爾巴利細細一想，以為我這時候也要找個僻靜的地方暫時藏身，這處亦差不多絕人逃世一樣。就決意答應了他。

原來卡爾巴利天性優美，眉目如畫，正所謂威而不猛的美少年。這個少女自從那日在公園裡頭見他的慷慨武略，已有幾分愛慕。後來見他的言語丰采，恁樣雍容閒雅，越發愛慕起來。焦思鬱抑，就害起相思病來。近來飲食頓減，如醉如癡。他的父母就聘些有名望的大夫替他診脈，但是吃甚麼藥也不見功，身體卻一天一天衰弱起來。他的家人是看他似掌上明珠一樣的，見此情形這還了得，天天要替他祈禱。東奔西走，忙過不了。後來在他身邊的丫鬟，漸漸曉得他是愛慕前幾天到來這位貴賓，約略告訴他的父母。

他的父母恍然大悟，細思秋士能悲，春女能怨，本來是人情上不能免的。況這個卡爾巴利容貌生得恁樣端正，才略又恁樣宏富，真不愧佳婿，無怪其然。遲一兩天，就請卡爾巴利到一間密室，細問他的姓名，又問他自那裡來的，果因甚麼事情子身來到這個地方。卡爾巴利答道：「我離家時候，本是沒有定往那一處的，只想漫遊各處。一則可以看看各處的風土人情，一則可以經歷世路的艱難。任意所之，所以漂泊到這個地方來，初沒有要緊的事情的。至真姓名，恕不相告。」主人越見奇怪，苦苦查問。更說道：「老夫本有個兒子，今年剛才十六歲。自數年前出門去，至今還渺無音信。現在除小女輔拉華外，實沒有可依賴的。這處房子雖是狹小，不揣冒昧，請以貴君與小女為婚，將來繼承老夫的家事。不曉得尊意如何？」大凡婚姻的事，不問男女，議及自己的婚事，少不免要害羞的。此是心理為社會上所制裁，自然的現象。卡爾巴利這時倉皇瑟縮，不知如何答他才是。少頃答道：「姓名住址還未實告，今忽以東牀相許，實在感激不盡！但小弟處有少少希望，若不能達這些目的，就令捐軀殺身有所不辭的。只怕一旦有甚麼不測，豈不是辜負先生的心事嗎？所以這件事還要商量，未敢從命。」主人答道：「貴君的希望好不是要聯結改革黨改良政治，把這些呻吟虐政的人民救起來嗎？」卡爾巴利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先生從那處見得呢？」

主人微笑不則聲，遽爾站起來，往別個房子拿一張紙來給卡爾巴利看。卡爾巴利更吃一驚，忙問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主人莞爾笑道：「這張紙裡頭的小照，貴君是一定知道的。這個人前幾晚殺了三個人，直如黃鶴一去，連影兒也不瞧見。現在官府出告示，若見有人像這個小照，拉到官去一定重賞。這些告示到處都有張貼。若前數天將這種事情告訴貴君，貴君一定住得不安寧的。所以沒有告訴。留貴君在這處多住數天。老夫年齒雖已老邁不中用了，然看現在的國王恁樣暴虐無道，這奸黨恁樣專擅縱橫，待我們百姓比犬馬奴隸還要利害呢！不要看別處，就看這條鄉村的人民，實在苦到了不得的。這追租的官吏一年來幾趟，若短了幾角錢，他便說要拿要鎖。真是沒道理的！總恨無權無勇，乾不出甚麼事來。老夫為這種事體，特地搬到這個地方，交結幾個豪傑，將來替國民出一點力，也算盡老夫一點心罷！貴君東奔西走，也是無益於事，且又險得很。不如先入贅老夫的家，藏器待時，再慢慢商量罷。老夫雖不是十分富裕，但多少有些蓄積。將來把這些金錢招結俠客，總可以幫幫貴君的忙。若老夫有見我的兒子的日子，也一定叫他協力同心辦這種事去。」這時老翁將心裡頭的事情逐一講出來。卡爾巴利心裡略一打算，就答應他，說道：「令郎若未回來，當托蔭貴家便是了。」主人十分喜歡，說道：「得此佳婿，我生平之願足矣！」遂約定某日，行結婚的禮。樣樣都已齊備。

但好事多磨。是晚改革黨的同志有曉得卡爾巴利住在這個地方的，忽打個電報，叫他快來。他將接電的事情告訴主人，匆匆忙忙收拾行李。翌日天還未亮，就發足去了。

這改革黨叫他有何要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